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
第四回 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 康了困名場歌郎跪月

話說上回褚愛林正說到定庵喝了茶博士的茶暈到了，唐卿著慌地問。愛林叫他不要慌，說我們老太爺的毒死，不是這一回。正待說下去，狂齋道：「唐卿，你該讀過《定庵集》。據他送廣西巡撫梁公序裡，做宗人府主事時，是道光十六年丙申歲。到十八年，還做了一部《商周彝器文錄》，補了《說文》一百四十七個古籍。我做的《說文古籍補》，就是被他觸發的，如何會死呢？」公坊道：「就是著名的《己亥雜詩》三百十五首，也在宗人府當差兩年以後埋。」雯青道：「你們不要談考據，打斷她的話頭呢！愛林，你快講下去。」愛林道：「他說：『我老子暈倒後人事不知，等到醒來，忽覺溫香撲鼻，軟玉滿懷，四肢無力，動彈不得。睜眼看時，黑洞洞一絲光影都沒有。可曉得那所在不是個愁慘的牢，倒是座縹緲的仙闈。頭倚繡枕，身裹錦衾。衾裡面，緊貼身朝外睡著個嬌小玲瓏的妙人兒，只隔了薄薄一層輕綃衫褲，滲出醉人的融融暖氣，透進骨髓。就大著膽伸手去撫摩，也不抵攔，只覺得處處都是膩不留手。那時他老人家暗付：『常聽人說京裡有一種神秘的黑車，往往做宮娃貴婦的方便法門，難道西林春也玩這個把戲嗎？到底被裡的是不是她呢？』就忍不住低低地詢問了幾次。誰知憑你千呼萬喚，只是不應。又說了幾句蒙古話，還是默然。可是一條玉臂，已漸漸伸了過來，身體也婉轉地呢就，彼此都不自主地唱了一齣愛情啞劇。雖然手足傳情，卻已心魂入化，不覺相偎相倚地沉沉睡去了。正酣適間，耳畔忽聽古古的一聲雄雞，他老人家嚇得直坐起來，暗道：『不好！』揉揉眼，定定神，好生奇怪，原來他還安穩穩睡在自己家裡書室中的床上。想到：難道我做了幾天的夢嗎？茶館、仙闈、錦被、美人，都是夢嗎？急得一迭連聲喊人來。等到家人進來，他問自己昨天幾時回來的。家人告訴他，昨天一夜在外，直到今天一亮，明貝勒府裡打發車送回來的。回來時，還是醉得人事不知，大家半扶半抱的纔睡到這床上。我老子聽了家人的話，纔明白昨夜的事，果然是太清弄的狡猾，心裡自然得意，但又不明白自己如何睡得這麼死？太清如何弄他回來？心裡越弄越糊塗，覺得太清又可愛、又可怕了。隔了幾天，他偶然遊戲旬，又遇見太清，一見面，太清就對著他含情地一笑。他留心看她那天，一個男僕都沒帶，只隨了個小環，這明明是有意來找他的，但態度倒裝得益發莊重。他鼓勇地走上去，還是用蒙古話，轉著彎先試探昨夜的事。太清笑而不答。後來被他問急了，纔道：『假使真是我，你怎麼樣呢？』他答道：『那我就登仙了！但是仙女的法術太大，把人捉弄到雲端裡，有些害怕了！』太清笑道：『你害怕，就不來。』他也笑道：『我便死，也要來。』於是兩人調笑一回，太清終究傾吐了衷情，約定了六月初九夜裡，趁明善出差，在邸第花園裡的光明館相會。這一次的幽會，既然現了莊嚴寶相，自然分外綢繆。從此月下花前，時相來往。忽一天，有個老僕送來密縫小布包一個，我老子拆開看時，內有一箋，箋上寫著綉秀的行書數行，認得是太清筆跡：『我曹事已泄，妾將被禁，君速南行，遲則禍及。附上毒藥粉一小瓶，鳩人無跡，入水，色紺碧，味辛，刺鼻，慎茲色味，勿近！恐有人鳩君也。香囊一扣，佩之胸當，可以醒迷。不擇迷藥或迷香，此皆禁中方也。別矣，幸自愛！』

我老子看了，連夜動身回南。過了幾年，倒也平安無事，戒備之心漸漸忘了。不料那年行至丹陽，在縣衙裡遇見了一個宗人府的同事，便是他當日的賭友。那人投他所好，和他搖了兩夜的攤。一夜回來，覺得不適，忽想起纔喝的酒味非常刺鼻，道聲「不好」，知道了中毒。臨死，把這事詳細地告訴了我，囑我報仇。他平常雖然待我不好，到底是我父親，我從此就和滿人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。庚申之變，我輔佐威妥瑪，原想推翻滿清，手刃明善的兒孫。雖然不能全達目的，燒了圓明園，也算盡了我做兒的一點責任。人家說我漢奸也好，說我排滿也好，由他們去吧！」這一段話，是孝琪親口對我說的。想來總是真情。若說孝琪為人，脾氣雖然古怪，待人倒很義氣，就是打發我們出來，固然出於沒法，而且出來的不止我一人，還有個姓汪的，是他第二妾，也住在這裡。他一般的給了許多東西，時常有信來問長問短。姓汪的有些私房，所以還不肯出來見客。我是沒法，纔替他丟臉。我原名傅珍珠，是在煙臺時依著假母的姓，褚是我的真姓，愛林是小名，真名實在叫做晚香。人家倒冤枉我卷逃！金大人，你想我的命苦不苦呢？」雯青聽完這一席話，笑向大家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一張床上說不出兩樣話。你們聽，愛林的話不是句句護著孝琪嗎？」唐卿道：「孝琪的行為雖然不足為訓，然聽他的議論思想也有獨到處，這還是定庵的遺傳性。」公坊道：「定庵這個人，很有關於本朝學術系統的變遷。我常道本朝的學問，實在超過唐、宋、元、明，只為能把大家的思想，漸漸引到獨立的正軌上去。若細講起來，該把這二百多年，分做三個時期：第一個時期，是開創時期，改是顧、閻、惠、戴諸大儒，能提出實證的方法來讀書，不論一名一物，都要切實證據，纔許你下論斷，不能望文生義，就是聖經賢傳，非經過他們自己的一番考驗，不肯瞎崇拜；第二時期，是整理時期，就是乾嘉時畢、阮、孫、洪、錢、王、段、桂諸家，把經史諸子校正輯補，向來不可解的古籍，都變了文從字順，第三時期，纔是研究時期，把古人已整理的書籍，進了一層，研求到意義上去，所以出了魏默深、龔定庵一班人，發生獨立的思想，成了這種驚人的議論。依我看來，這還不過是思想的萌芽哩！再過幾年，只怕稷下、驪山爭議之風，復見今日。本朝學問的統系，可以直接周、秦，兩漢且不如，何論魏、晉以下！」狂齋道：「就論金石，現在的考證方法，也注意到古代的社會風俗上，不專論名物字畫了。」於是大家談談講講，就擺上臺面來，自然請雯青坐了首席，其餘依齒坐了。酒過三巡，燭經數跋，揆今吊古，賞奇析疑，醉後詼諧，成黃車之掌錄；塵餘咳吐，亦青瑣之軼聞。直到漏盡鐘鳴，方始酒闌人散。

卻說公坊這次來蘇，原為約著雯青、唐卿、狂齋同伴人都，次日大家見面，就把這話和雯青說明了，雯青自然極口贊成。又知道公坊是要趁便應順天鄉試的，不能遲到八月，好在自己這回請假回來，除了省親接眷也無別事，當下就商定了行期，各自回去料理行裝，說定在上海會齊。匆匆過了一個月，那時正是七月初旬，炎蒸已過，新涼乍生，雯青就別了老親，帶了夫人；唐卿、狂齋也各攜眷屬。只有公坊是一肩行李，兩個書僮，最為瀟灑。大家到了上海，上了海輪，海程迅速，不到十天，就到了北京。雯青、唐卿、狂齋三人，不消說都已托人租定了寓所，大家倒都要留公坊去住。公坊弄得左右為難，索性一家都不去，反一個人住到順治門大街的毗陵公寓裡去。從此，就和雯青、唐卿、狂齋常常來往。肇廷本先在京，朋友聚在一起，著實熱鬧，而且這一班人，從前大半在含英社出過風頭的，這回到首都之區，見多識廣，學問就大不同了。把「且夫、嘗思」，都丟在腦後，一見面。不是談小學經史，就是講詩古文詞；不是賞鑒版本，就是搜羅金石。雯青更加讀了些徐松龕《瀛環志略》，陳資齋《海國見聞錄》，魏默深《海國圖志》，漸漸博通外務起來，當道都十分器重。還有同鄉潘八瀛尚書、宗蔭龔和甫尚書，平常替他們延譽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不曉得結識了多少當世名流！隔了兩年，肇如竟也中了狀元，與雯青先後輝映，也挈眷北來。只有曹公坊考了兩次，依然報罷。本想回南，經雯青勸駕，索性捐了個禮部郎中，留京供職。在公坊並不貪利祿之榮，只為戀朋友之樂，金門大隱，自預雅流；鞠部看花，偶寄馨逸，清雅蕭閑的日月，倒也過得快活。閑言少表。

如今且說那一年，又遇到秋試之期，那天是八月初旬，進秋天氣，雯青一人悶坐書齋，一陣拂拂的金風，帶著濃郁的桂花香撲進湘簾。擡頭一望，只見一丸涼月初上柳梢。忽然想起今天是公坊進場的日子，曉得他素性落拓，不親細務，獨身作客，考具一切，只怕沒人料理。雯青待公坊是非常熱心的，便立時預備了些筆墨紙張及零星需用的東西，又囑張夫人弄了些乾點小菜，坐了車，帶了親自去看公坊，想替他整備一下。剛要到公寓門前，遠遠望見有一輛十三太保的快車，駕著一匹剪鬃的紅色小川馬，寓裡飄飄灑灑跑出一個十五六歲、華裝奪目的少年，跳上車，放下車簾，車夫兒聲「得得于于」，那車子飛快地往前走了。雯青一時沒看清臉龐，看去好象是個相公模樣，暗想是誰叫的呢？轉念道：「不對，今天誰還有工夫叫條子呢！噯，不要是景蘇堂花榜狀元朱霞芬吧？他的名叫夔元，他的綽號叫『小表嫂』。肇廷曾告訴過我，就為和公坊的關係，朋友和他開玩笑，公坊名以表，大家就叫他一聲『表嫂』，誰知從此就叫出名了。此刻或者也是來送場的。」雯青一頭想著，一頭下車往裡走。長班要去通報，雯青說：「不必。」說著，就一徑向公坊住的那三間屋裡去，跨上階沿就喊道：「公坊，你倒瞞著人在這裡獨樂！」公坊披著件夏布小衫，跛著鞋在臥室裡懶懶散散地迎出來道：「什麼獨樂不獨樂的亂喊？」雯青笑道：「纔在你這裡出去的是誰？」公坊哈哈一笑道：

「我道是什麼秘事給你發覺，原來你說的是蔓雲！我並沒瞞人。」雯青道：「不瞞人，你為什麼沒請我去吃過一頓便飯？」公坊道：「不忙，等我考完了，自然我要請你呢！」雯青笑道：「到那時，我是要恭賀你和小表嫂的金榜掛名，洞房花燭了。」公坊道：「連小表嫂的典故，你都知道了，還冤我瞞你！你不過金榜掛名是夢話，洞房花燭倒是實錄。我說考完請你，就是請你吃蔓雲的喜酒。」雯青道：「蔓雲已出了師嗎？這個老斗是誰呢？老婆又誰給他討的？」公坊只是微微地笑，頓了一頓道：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世上無伯牙，個中有紅拂，行乎其所不得行罷了。」雯青道：「這麼說，公坊兄就是個護花使者了。這個喜酒，我自然不客氣地要吃定。現在且不說這個，明天一早，你要進場，我是特地來送你的。你向來不會管這些事，考具理好了沒有？不要臨時缺長少短，不如讓我來替你拾掇一下，總比你兩位貴僮要細膩熨貼些。我內人也替你做了幾樣乾點小菜，也帶了來。」說時，就喊僕人拿進一個小籃兒。公坊再三地道謝，一面也叫小僮松兒、桂兒搬了理好的一個竹考籃，一個小藤箱，送到雯青面前道：「胡亂地也算理過了，請雯兄再替我檢點檢點吧！」雯青打開看時，見藤箱裡放的是書籍和雞鳴爐、號簾、牆圍、被褥、枕墊、釘錘等。三層格考籃裡，下層是筆墨、稿紙、挖補刀、漿糊等；中層是些精巧的細點，可口的小饅；上層都是米鹽、醬醋、雞蛋等食料，預備得整整有條，應有盡有，不覺詫異道：「這是誰給你弄的？」公坊道：「除了蔓雲，還有誰呢？他今兒個累了整天，點心和菜都是他在這裡親手做的。雯兄，你看他不是無事忙嗎？只怕白操心，弄得還是不對罷！」雯青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照這樣摳心挖膽地待你，不想出在堂名中人。我想迦陵的紫雲、靈岩的桂官，算有此香艷，決無此親切。我倒羨你這無雙艷幅！便回回落第，也是情願。」公坊笑了一笑。當下雯青仍把考具歸理好了，把帶來的筆墨也加在裡面。看看時候不早，怕耽擱了公坊的早睡，臨行約好到末場的晚間再來接考，就走了。在考期裡頭，雯青一連數日不曾來看公坊，偶然遇見肇廷，把在毗陵公寓遇見的事告訴了。肇廷道：「霞芬是梅慧仙的弟子，也是我們蘇州人。那妮子向來高著眼孔，不大理人。前月有個外來的知縣，肯送千金給他師傅，要他陪睡一夜；師傅答應了，他不但肯，反罵了那知縣一頓跑掉了，因此好受師傅的責罰。後來聽說有人給他脫了籍，倒想不到就是公坊。公坊名場失意，也該有個鍾情的璧人，來彌補他的缺陷。」於是大家又慨嘆了一回。

匆匆過了中秋，雯青屈指一算，那天正是出場的末日。到了上燈時候，就來約了肇廷，同向毗陵公寓而來。到了門口，並沒見有前天的那輛車子，雯青低低對肇廷道：「只怕他倒沒有來接吧！你看門口沒有他的車。」肇廷道：「不行會不來吧！」兩人一遞一聲地說話，已走邊寓門。寓裡看門的知是公坊熟人，也不敢攔擋。兩人剛踰上一個方方的廣庭，只見一片皎潔的月光，正照在兩棵高出屋檐的梧桐頂上，庭中一半似銀海一般的白，一半卻迷離惝恍，搖曳著桐葉的黑影。在這一搭白一搭黑的地方，當天放著一張茶幾，幾上供著一對紅燭、一爐檀香，幾前地上伏著一個人。仔細一認，看他頭上梳著淌三股烏油滴水的大鬆辮，身穿藕粉色香雲紗大衫，外罩著寶藍韋陀銀一線滾的馬甲，腳蹬著一雙回文嵌花綠皮薄底靴，在後影中揣摩，已有遮掩不住的一種婀娜動人姿態。此時俯伏在一個拜墊上，嘴裡低低地咕噥。肇廷指著道：「咦，那不是霞郎嗎？」雯青搖手道：「我們別聲張，看他做什麼，為甚麼事禱告來！」正是：

此生欲問光明殿，一樣相逢淪落人。
不知霞郎為甚禱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